

## 第四章 回京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

作者：貓膩

字體：+大中小-

又在春風裏得意，馬蹄兒急。在蒼山將養了整整一個冬天的範閑，終於領著一家大小浩浩蕩蕩的從蒼山裏殺了出來，馬車竟是排了六輛，還隻是帶了一部分東西。此次出山，再沒看見郭保坤那等不長眼的貴家公哥，也沒有什麼煩心之事，隻是那初春的風兒惹的眾女滿臉陶醉。

範閑精神極好，蒼山過冬對於他來說，是入京後難得的一次休整，不論是武道修為還是精神上麵，都有了長足的進步。此時放眼望去，隻見蒼山腳下一片肅冷中，已有點點青翠，淡淡青枝從冬樹之中生長出來，似將這回京的天空都染上了許多生機。

天光清淡，遠處可見一片黑雲。說來奇怪，那片烏雲極薄，隔著就能看見後方的灰藍天空，和更上方的絲絲白雲，但給人的感覺依然是十分厚黑沉重。

馬蹄聲中，馬車轉過山彎，出了蒼山的範圍，天空中的太陽猛然亮了起來，照的那些雲朵絲絲發光，看上去十分震撼。

範閑收回觀天的無聊目光，微笑對身邊的妻子說道：“在山裏呆了這麼久，隻怕憋壞了吧？”

林婉兒好奇望著他，說道：“什麼事情憋著了？”範閑微微一怔道：“山中雖好，但眼見盡是白雪樹木，總不免有些厭乏，婉兒你都不想念京中的繁華生活？”

林婉兒微微一笑，白皙的麵上顯出淡淡黯意，說道：“在京中、不是在官裏就是在別院裏，相公知道我在相府裏住的也不久，根本沒有太多出來的機會，山中日子雖然單調，但總比那些高牆之中要舒心一些。”她看著相公心疼自己的表情，心頭一片溫暖，嘻嘻笑道：“而且山中一直有你啊。”

說完這話。範閑還沒什麼感覺，她自己倒搶先羞了起來，將臉別了過去。

範閑哈哈一笑，旋即想到那件事情，遂溫和說道：“等春闈的事情忙先了。估計朝廷會派我去趟北齊。”

馬車裏安靜了起來，隻聽得見前麵的馬蹄聲和馬兒打響鼻的聲間，車輪在山路上震動的聲音。半晌之後，林婉兒微笑應道：“放心吧。京裏有我。”

範閑想了想後說道：“估計我會帶王啟年走，有什麼事情你先問問父親的意見，如果費介老師還在京中，你也可以找他幫忙，這些事情通過滕子京做就好了，我已經吩咐過他當然...”他微笑說道：“估計也沒有什麼事情。”

回到京中，彩燈痕跡猶在。僻巷之中鞭炮紙屑未掃。看著四處穿著新衣，猶自沉浸在年節氣氛中的行人們，範閑不禁有些後悔。自己決定年初四就再進蒼山。似乎錯過了正月裏鬧花燈的熱鬧。

車至範府，不免又是好一番折騰。半新不舊的這對夫婦向父母行禮，又與族中眾人見了見。範閑此時才發現範氏大族果然名不虛傳，雖然在朝中並沒有什麼大官，但那些遠方堂親們，似乎都在朝中要害部門裏吃著肥餉，一個個活得挺滋潤。

後幾日，首先領著婉兒回了相府，拜見老丈人，與大寶依依不舍的告別，然後又去靖王府拜見那位相熟的王爺。還沒等消停陣，太常寺少卿任少安，鴻臚寺少卿辛其物，又是兩頓宴請，這是曾經共事過的官員，怎也無法推脫，範閑隻好拚將一醉，了了這兩樁來往。

一晃便入了二月，此時各路各州各縣的舉子們已經入了京都，有錢的找客棧住下，有人的找親戚投奔，沒錢沒人的隻好跑到京都郊外那些書塾裏將就一下，就連太學的宿舍如今也已經開放，專供那些實在沒有地方去的舉子們暫住一陣。

會試由禮部主持，分作三場，分別在二月初七、十二、十五日進行。所以等範閑入太學就職的時候，時間已經有些緊了，好在他這個五品奉正隻是個虛職，屬於聖上一高興之下胡亂點的，太學方麵對他也根本沒有安排。會試已近，太學自然也不需要他去授課，所以倒也清閑。

隻是偶爾還是會有在太學就讀的各地舉子，跑到他的房間裏，雙眼綠光地望著他，像極餓狠了的狼群。

範閑刷的一聲打開手中折扇，在這冬末春初的天氣裏搖個不停，將身邊的學生們冷得閃開一段距離後，才微笑說道：“諸位，本官年歲尚淺，若說教育二字，是萬萬當不起的，所以此事請再莫提起，免得羞了我這張臉啊。”

見他說話風趣，這位以十七稚齡，便官至五品的朝中大紅人，似乎也不是那等白眼看人的權貴模樣，這些學生們的隔膜感漸漸退去。有人便壯著膽子開起了玩笑：“範大人初入京都，便曾在一石居上點評過風骨二字，如今大人卻有心思扇扇子了。”

範閑哈哈一笑應道：“這說明什麼？說明本人向來喜歡胡鬧，說什麼話都是做不得準的。”

...

朝中關於此次大比的主考同考以及提調，早就已經定了人選。憑範閑十七歲的年紀，五品的官職本就有些駭人，但依然遠遠不足以成為這些重中之重的角色。但是他的詩名畢竟早已流傳在外，雖說曾經發誓再不寫詩，但似乎也沒幾個人當真。那些學子們總想從他嘴裏再誘出點兒什麼，至不濟，若真得了範閑一聲讚，也算是意外之喜。

澹泊書局的《半閑齋詩集》早已行銷全國，所以從各州郡趕來的舉子，不免對這位名動京華的年輕人感到十分好奇，有些莽撞的人，更是靠著一張嘴，竟真找著了範宅的位置，隻是看著那門臉，那石獅，才知道這位範才子並不僅僅是腹中錦繡，竟是真的披錦繡而生的權貴子弟，階層森嚴，這些舉子哪敢貿然叩門相訪，隻好悻悻然離去。

範閑在太學沒呆數日，也曾隨著上司四處查看舉子入京後的狀況，發現有些窮苦家的孩子入京後確實極苦，雖然朝廷早有明旨，令京郊的幾座大書塾全部開放，一些土廟也暫時供應住宿，但是京都居大不易，依然有些人囊中羞澀，竟是連飯錢都快負擔不起。

想到五竹叔在澹州講過的故事，範閑心頭微動，便從書局的帳上支了些銀子，又請慶餘堂的掌櫃們代為處理，將那些窮舉子的生活安頓了一下。既然不是市恩之舉，他當然也不會讓那些舉子知道是自己出的銀子，但回府卻向升為戶部尚書的父親抱怨了一番。

範尚書發現自己這個兒子如今竟然關心起這些事情來，不免有些微微訝異。一絲欣慰之外，更多的是對範閑似乎安於仕途，而產生某種放心。

二月初七，會試前兩日，範閑偷得半日閑，從太學裏溜了出來，他實在是有些忍受不了那些不認真讀經書，卻天天拿詩文給自己看的學子了，那些學子有的年紀足夠當自己爹，你說這事兒整的，實在是有些別扭。

走過皇城之外，看著禦溝裏的清水細荇，範閑感覺根是輕鬆，說實話，到目有為止，京裏知道他長什麼模樣的人也不多，所以走在大街上，很是舒服。尤其是在紅色官牆下行走著，範閑斜乜著眼打量著那高高的圍牆，看著遠處一片肅武的侍衛，再沉穩的性子也不免生出幾分得意來本公子曾經偷偷進去過，咋滴？

皇城角上是禁軍角樓，專門負責望遠，當初燕小乙就是從那裏驚天一箭，將宮牆對麵的範閑射上下去。

範閑將目光從那處收了回來，搖了搖頭，燕小乙如今已經調任北方大都督，自己如果要去北齊，得從他的轄下經過，希望他不知道那夜的刺客就是自己。

繞皇城不久，便入了天河道，此處道旁流水依然溫柔，前方監察院門前的金字淡淡發光。範閑像根本沒有看見那些字一樣，神情自若地經過，餘光都沒有瞥一下。

“我說範大人，本世子如今要見你一麵，都這麼難，看來你真是成了京中的大紅人了。”

範閑苦笑著回頭，看見靖王世子騎在馬上，滿臉微笑望著自己。他一拱手道：“參見世子，下官隻是想圖個清靜，哪裏知道竟會與世子巧遇。”

“不是巧遇。”李弘成揮揮手中馬鞭，笑道：“我可是從太學一路追你追過來的。”

範閑略略一驚，清亮的嗓子裏馬上回覆了平靜，回道：“世子有什麼事？”

世子微笑說道：“今日有人請。”

“誰？”範閑的直覺告訴他，今天這宴請有些問題。

“二皇子。”李弘成笑著說道。

範閑無奈地搖搖頭，這位二皇子一直沒有召見自己，今日既然開了口，自己是無論如何也躲不過去了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